

讀通鑑論

冊古

卷之三

三

讀通鑑論卷二十九

衡陽王夫之譏

五代中

伐蜀之役。郭崇韜諫止。段凝爲帥。議正而事允矣。其復止李嗣源之行。則崇韜之自滅與滅唐也。皆在於此。崇韜請遣繼岌。固知繼岌之不可獨任。而必需己副之。名爲繼岌。實自將也。崇韜之辭鎮汴州也。曰。臣富貴已極至此。而又貪平蜀之功利。豈冒昧不止哉。蓋以伐蜀爲自全之計。而反以此自滅者何也。位尊權重。其主已疑。內有豔妻。外多宵小。稍稍裁正。衆方側目。故憂內之不可久居。而欲息肩於閩外。上挾冢嗣。下結衆將。相倚以安。冀可遠讒人之怨。以自立於不拔之地。可謂謀之已工矣。乃不知讒佞交加之日。顧離人主左右。握重兵。據腴土。成大功。媚忌益深。在

廷者又以睽離不親。心皆解散。固將益附姦邪。而聽其噬。况乎奄有王建畜積之藏。多受降將邀歡之賄。躡鍾會之已迹。而益以貪。則必懼衛瓘之網羅。而弗能辯。誅死在眉睫。而不悟。其工也正其愚矣。李嗣源有河上先歸之費。載入汴。決策之功。假之以兵。資之以蜀。則且爲王建而爲朱邪氏樹一勁敵於西方。故崇韜身任之。以抑嗣源。損其威望。而使易制。俾存勗無西鄉之憂。其爲存勗謀也。亦可謂工矣。而不知蠶叢一隅。以叛易。以守難。若欲窺秦隴。出劍閣。以爭衡於中國。則諸葛且不能得志。故曹丕曰。囚亮於山。嗣源卽懷異志。惡能度越重險。以犯順。何似擅河朔之富彊。拊汴維之項背。建瓴南下。勢無與遏邪。畏虎豹之在山林。乃驅之以居園垣之右。便其噬攫。而崇韜不知也。朱邪氏之寇。深於腹心矣。繼岌欲使立功以定儲者也。而

殺崇韜者繼岌。董璋孟知祥所倚以鎮撫諸將而定蜀者也。而亂蜀者璋與知祥。抒忠而逢怒。推信而召逆。自後觀之。其愚甚矣。乃一皆崇韜之夜思早作。自謂十全之遠慮也。繇此思之。退而全身。進而已亂。豈智計之能勝任哉。抑彊止逆。弭妬消嫌之術。豈有他焉。勿尸功。勿府利。靖諸己。以立於危亂之中。則猜主佞臣與震主之權。皆翕伏於鎮定之下。崇韜固不足以與於斯也。禍不速於反掌。足爲永鑒已。

受命專征。伐人之國而滅之。大功之所歸。尤大利之所集也。既已據土而有國。其蓄積必饒。既已有國而又亡之。其贖貨而寶珠玉也。必多藏以召奪。且其權貴納款。欲免誅夷而徼新寵。其薦賄也。必輦載以湊大帥之門。其爲大利之所集也。必矣。大功不可居。而非不可居也。曹彬與平西

蜀獨下江南。而任兼將相。世享榮名。大功灼然在己。而豈容遜避。所以自免於危者利耳。且夫功成而上爲主忌。下召人疑者。惟恐其得衆而足以興也。十夫之聚。必以豚酒。蠱民歸己。必以私恩。籠絡智謀勇力之夫。必以餽贈。兵甲芻糧之費。必以家藏。藉令功成歸第之日。車還甲散。行囊蕭然。遊士無所覲而不躡其門。百姓與相忘而不散其惠。應門皆樸樾之人。宴會無珠璣之客。則雖猜主伎臣。亦諒其不足有爲。而坦然信之。左右佞幸。亦知其無可求索。而恩怨兩消。雖有震主之功名。亦何不道然於曠夷之宇哉。諸葛公曰。淡泊可以明志。故薄田株桑。所以踐其言。而允保忠勳之譽。豈虛也哉。夫郭崇韜者。惡足以知此乎。其主旣已忌之矣。哲婦壬人。又爭變黑白。以將置之死。而滅蜀之日。貨寶妓樂。充牣其庭。以此而欲求免於死也。必不可。

得之數也。嗚呼。豈徒爲人臣者。受命專征。以亡國之貨寶。喪其身哉。人主之不以此而貽子孫黎民之害者。蓋亦鮮矣。漢高帝之入關也。秦併六國。舉九州數百年之貨寶。填委於咸陽。古今之大利。亦古今之至危。不可居者也。樊噲一武夫耳。知其不可據。而斥之如糞土。帝聽其言。爲封府庫。非但當時消項羽之惡怒。遠害於鴻門也。且自羽焚宮以後。秦之所積。蕩然四散。而關中無鉤金尺帛之留。然而既有天下。古今稱富者。莫漢若也。唐起太原。而東都之藏。已糜於李密。王世充之手。江都之積。又盡於宇文文化及之徒。蕩然一虛枵之天下。唐得之而海內之富。上埒於漢宋。則坐攤郭氏世積之資。獲孟昶李煜劉鋹之積。受錢俶空國之獻。其所得非漢唐之比也。乃不數傳。而子孫汲汲以憂貧。進王安石呂惠卿。以奪民之錙銖。而不救其亡。合而

觀之。則貧者富。而富者貧。審矣。所以然者。何也。天子以天下爲藏者也。知天下之皆其藏。則無待於盈餘。而不憂其不足。從容調劑於上下。虛盈之中。恆見有餘。而用以舒而自裕。開創之主。旣挾勝國之財。爲其私橐。愚昧之子孫。規然曰。此吾之所世守也。以天子而僅有此。則天下皆非其天下。而任之貪竄之臣。貪者竊而竄者廢。國乃果貧。則虐取於民。而民乃不免於死。侈者旣輕於縱欲。吝者益競於厚藏。侈猶可言也。至於吝而極矣。朽敝於泥土之中。乾沒於咸宦之手。猶且羨前人之富。而思附益之。卒有水旱。民填溝壑。或遇寇亂。勢窮輸輓。乃更竊竊然。惟恐所司望吾私積。而蔽護益堅。若田野多藏之鄙夫。畏人之求貸。而蹙額以告匱。惡知有天下之爲天子哉。守其先世之寶藏。以爲保家之懦夫而已。匹夫而懷是心。且足以亡家而喪

其軀命。况天子乎。漢唐之富。富以其無也。宋之貧。貧以其有也。國亡身戮。更留此以爲後起敗亡之媒。哀哉。武王散鹿臺鉅橋之積。非徒以仁民也。不使腐穢之藏。教子孫以侈吝也。李存勗之爲君。郭崇韜之爲將。斗筲耳。以利相怨。而交齧以亡。又何足算哉。

有一言可以致福。有一言可以召禍。聽其言。知其所以言。吉凶之幾決矣。言固有飾爲之者焉。從容擬議而撰之以言。行固不踐。心固不存。又有甚者。假義以讎利。假仁以讎忍。是非不生於心。吉凶固不應也。至於危困交於身。衆論搖於外。生死存亡取舍趨避。閒不容髮之際。於此而有言。則其心無他。而言非僞飾。此則吉凶之幾。所自決也。李嗣源當郭崇韜李存勗李繼麟駢首夷族之日。朱守殷戒以震主之勳。勸爲遠禍之策。而嗣源曰。吾心不負天地。禍福

之來無可避。委之於命耳。斯言也。可以全身。可以致福。終以奄有朱邪氏之國。不亦宜乎。奚以知其言之從心。而非中懷毒螫。姑爲委命之說。以欺世邪。李存勗耽樂昏昧。伶人操生死之柄。功臣之危。旦不保夕。於斯時也。嗣源非闇於術者。而思惟之路已絕。曠然遠念。惟有委命之一道。可以自安。郭崇韜任氣於先。而營私於後。禍已見矣。固有以知其無可奈何之下。惟宅心鎮定。以不紛也。奚以知其行之能踐也。委身昏亂之廷。死亡在旦夕。終不求脫身歸鎮。攤兵而待亂。受命討鄴。乃從容以去。惟無求去之心。故廷臣得以推轂。存勗釋其猜疑。而晏然以行也。則當其正告守殷之日。嗣源之心。無疑無隱。昭然揭以示人。消无妄之災。獲隕天之福。皆非以意計幸得。而終始所守者。委命之一言也。充斯言也。卽許以知道焉可矣。故其得國以後。舉

動多中於理。而焚香告天。求中國之生聖人。蓋亦知天之
所佑。必不在乘虛據位之口。口廓然曙於天命之常。而目
睫之紛紜。不爲目眩而心熒也。君子於僭僞之主。有取焉
者。惟嗣源乎。苻堅拓拔宏。僞飾以誣天而罔人。其善也。皆
其惡也。何足論哉。夫不知命而飾爲之說曰。吾知命也。有
之矣。不信有命而飾爲之說曰。吾委命也。未之有也。若嗣
源者。信之真。故言之決也。

李嗣源之不欲犯順以攘國。非僞也。朱守殷勸其歸鎮而
不從。趙在禮帥諸將迎奉而泣辭之。皆死生之際也。乃置
身於宵小之中而不懼。跳出以集兵雪恥而不遑。固可信
其立志之無他矣。然而終不免於逼君篡國之逆者。爲諸
將所迫。而石敬瑭其魁也。敬瑭曰。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
城。而他日能免者。此言出而嗣源窮矣。旣不能保其腰領

與妻子。而抑受從逆之罪。以伏法。名實交喪。取生平而盡棄之。天高地厚。嗣源無餘地。以自容。敬瑭所爲。持其肯綮。要以必從者。機深而言厲。嗣源惡得而不從邪。惟其然而嗣源之昧於事。幾以失斷。亦愚矣。敬瑭之強使舉兵也。豈果盡忠效死。戴主帥以定大業哉。自唐亡以來。天下之稱帝稱王者。如春雨之蒸菌。不擇地而發。雖名天子。實亦唐之節度使焉耳。李存勗滅梁。而奄有之地。差大於羣雄。而視劉巖錢鏐王延翰也。亦無以異。主無恆尊。臣無恆卑。民亦初無恆嚮。可奪也。則無不可奪也。以存勗之百戰成功。如此其炎炎也。不數年而已燔。則嗣源一旦捲甲犯主。以橫有其國。又豈有長存之理。其旋起而可旋滅。人皆知之。而敬瑭料之熟矣。嗣源不反。存勗雖亡。烏必止於他人之屋。敬瑭輩。部曲偏裨。望淺力微。安能遽爲弋獲乎。康義誠

李紹虔王建立李紹英咸有此心而敬瑭以子壻之親握
牙之重固將曰嗣源之後舍我其誰邪蓋亦如史憲誠朱
希彩朱滔之相因以奪節鉞耳嗣源亦微測之故祝天求
生聖主以絕此凌奪之逆自知其國不可永而敬瑭決策
犯順之邪心必不能保之身後顧低回顧眄無以自主荏
苒而從之識者固憐其柔以愚也夫嗣源之處此一言而
決耳斬石敬瑭以息浮議悉力以攻趙在禮而平之待繼
岌之歸而定其儲位則亂亦自此而息若存勗忌深而猶
不免則嗣源固曰無負於天地委之於命又何憂懼之有
哉唐之亂甚而必亡也朱温竭其姦謀十餘年而後篡朱
温之虐也存勗血戰幾死幾生而後滅之乍然蹶興不折
一矢不需旬月而卽帝於中土自嗣源始敬瑭知遠郭威
皆旦北面而夕黼屨如優俳之冠冕以成昏霾之日月嗣

源首受其惡。以成敬瑭之姦。嗚呼。惟其愚也。辭大惡而不得矣。

李嗣源卽位之初。詔諸使貢奉。毋得斂於百姓。禁刺史以下。不得貢奉。然則自此以前。諸使立貢奉之名。以虐取於民。下至守令。亦可以財賄交於人主久矣。進奉始自唐德宗。至宣宗以後而愈濫。其始官有餘財。小人不知散於州府之固爲天子有。而以之獻諛。庸主懲於播遷之貧。而恃爲非常之備。因而不拒。日加甚焉。及乎官不給而索之民。貢有涯而取無藝。龐勛之亂。起於軍府之虛。黃巢之亂。起於掊斂之急。垂至唐亡。天下裂。民力盡而不能反。則其俛首剝肉以充獻納。蓋不知其流禍之何若矣。乃其率天下以無忌憚。蔑上下之等。視天子若亭長。三老之待食於雞豚。則置之廢之。奉之奪之。易於反掌者。亦緣此爲致禍之

源何也。天子者以絕乎臣民而尊者也。故曰天險不可升也。刺史以下微賤之吏。得以錙銖上交於殿陛。則所謂天子者。亦下吏交遊之儕伍耳。置之廢之。奉之奪之。又何忌乎。或曰。三代之王天下也。方五十里之小國。亦得以幣玉上享於王。四海交媚於一人。一人未嘗輕也。進奉何病哉。曰。卽此而推之。三代之法。不可挾以爲名。治後世之天下。非一端而止矣。古之諸侯。雖至小弱。然皆上古以來。世有其土。不以天子之革命爲廢興。非大無道。弗能滅也。新王受命。雖有特建之國。亦必視此而不容獨異。故天子者。亦諸侯之長耳。列國取民之制。各從其舊。而不盡奉新王之法。其與諸侯以兄弟甥舅相往來。頡頏上下。法不能伸。故惟恃禮以綏之。使其賓服。大要視今安南緬甸之稱臣奉貢而已。使享使聘。以財相接。亦王者因時服遠之權宜。非

可必行於萬世者也。天下而旣一王矣。上以祿養下。而下弗能養上。揆之於理。亦法天之顯道也。天養萬物。而物莫能致其養。以道相臨。而交以絕。交絕而後法伸。法伸而後道建。清虛在上。萬彙咸受其裁成。使三代王者處後世之天下。憲天出治。亦如此而已。何事齷齷然。受下邑小臣之壺觴。篋笥哉。且天下之賦稅。皆天子之有矣。不欲私之。而以祿賜均之於百官。旣已予之。則不可奪之。以歸己。於是而廉隅飭焉。風教行焉。推此而定上下之章。以內臨外。以尊臨卑。以長臨屬。司憲者秉法以糾百職。百職弗敢褻也。奉使巡宣者。銜命以行郡邑。郡邑弗敢黷也。君子之廉。以獎。而小民之生。以遂。故爲之禁制。以厚其坊。督撫監察。郡守不敢奉其壺飧。方面監司。邑令不敢呈其竿牘。以法相裁。以義相制。以廉相帥。自天子始。而天下咸受裁焉。君子

正而小人安。有王者起，莫能易此矣。而何得藉口三代之
貢享，上交以訓貪，而啓漁民之禍哉。且三代之衰也，天子
求金車，而中肩之難作。大國索裘馬，而鞭尸之怨深。禹湯
文武承上古之流，不能遽革，其流弊亦可見矣。繼此而興
者，塞源惟恐不嚴耳。通古之窮，乃可以御今。酌道之宜，乃
可以制禮。故曰：所損益可知也。使古有之，今遂行之，因流
濫而莫之止，則唐宋之進奉，何以遽召敗亡，而嗣源之禁
其上下不交之否道乎。

李嗣源召術者周元豹，趙鳳諫止之曰：術者妄言，殺人滅
族多矣，偉哉，不易之論也。殺人滅族者，就謀逆不成者而
言。鳳有所諱而偏舉之耳。謀而成，則李存勗斃於一矢，焚
於樂器，以亡國矣。謀而成，至於亡人之國，不成，則以自滅
其族，固多有之。然天下之欲圖神器者無幾，而時之可乘。